

采风丛书·3·

被释放的“凶手”

任嘉禾 马信芳 编



民間文藝出版社

采风丛书

被释放的凶手

任嘉禾 马信芳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毕尔刚
封面设计 陈达林
插图 韩 伍

被释放的凶手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 3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教育印刷厂印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字数: 12 万

1985 年 10 月第一版 198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册

书号: 10229·0232 定价: 1.05 元

目 录

二十五万美元	关阿玲	搜集整理(1)
中百公司手帕柜台	魏 钧	搜集整理(12)
借新娘	金洪汉	搜集整理(15)
智取九龙杯	彭小明	搜集整理(22)
奇怪的老头	张功升 张 婷	搜集整理(24)
姑娘的药方	金 生 人 言	搜集整理(27)
家婆选贤	王长乐	搜集整理(31)
浦东大道上的黑影	王 捷 毕尔刚	搜集整理(34)
恋爱合同	孙宝林	搜集整理(40)
一只亚米茄	信 芳	搜集整理(54)
被释放的凶手	孔惠渝 赵坚声	(58)
两张存单	谢平安	(69)
阿福寻娘	吴基民	(75)
桂珍改嫁	张道余	(84)
内部消息	黄宣林 王 飘	(94)
摆渡口的香烟摊	朱其昌 方 敏	(102)
九颗夜明珠	钱昌萍	(112)
足下留情	浦 旭 陈宗汉	(123)
黑白汽车	彭明葵	(131)
二上江城	支希钧 马红星	(137)

他为什么回国	陶文进(145)
火车到站以后	吴 伦(151)
“财神菩萨”钻衣橱	吴文昶(158)
金奖白兰地	于家乐(166)
姑娘在哪里	余国隽(175)
三擒“黑旋风”	王 为(180)
洞房佳话	楼飞甫(187)
芝麻大个事	沉 洪(195)
买大衣	任 飞(204)
 后记	 (214)

二十五万美元

关阿玲 搜集整理

在江城医院里，有个医生叫吴德力。他在美国有个当资本家的舅舅，虽然他从没见过这位舅舅的面，也没有书信来往。可是，在那动乱的“文革”年代，就因为这点社会关系，他的父母被折腾死了，他也受到牵连，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直到前两年才又回到医院，继续当他的内科医生。那时候，他已经三十七岁了，还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婚姻大事成了他的老大难问题。虽然有几位热心的“红娘”想给他张罗，可毕竟年令不饶人，再加上他个子矮，更是没有一个姑娘肯光顾。因为现在的姑娘都时兴找高个子的，眼看吴德力医生的终身大事没指望了。

哎，你还别说，又是这位舅舅帮了他的大忙，使他一跃成为我们这小小江城里的风云人物，成了许多年轻姑娘热烈追求的对象。原来，他这位当资本家的舅舅没有孩子，想来想去，决定给国内的姐姐写封信，想让姐姐的子女来继承他们的产业。吴德力接到舅舅给妈妈的信，就回了一封信告诉舅舅，自己的父母早已去世了，并且婉言谢绝了舅舅的好意，表

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祖国。在美国的舅舅接到外甥的信，马上给吴德力汇来二十五万美元。这件事顿时传到了医院，很快又传遍全城。这下子，许多眼窝子浅的姑娘主动向吴德力展开了进攻：写情书的、托媒人的、织毛衣的、送电影票的，反正这么说吧，凡是姑娘们追求小伙子的道道，吴德力差不多全领教了。

可说也奇怪，吴德力这时候反而不着急了，对这些姑娘的种种表示一概委婉谢绝。是他不想结婚，还是他觉得自己有了资本，眼光特别高了呢？都不是。他是觉得这些姑娘不是冲他吴德力，而是冲他那二十五万美元来的。你想想，这样的结合能有真正的爱情吗？吴德力想好了，我就是一辈子打光棍，也不要那种没有爱情的婚姻。

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吴德力下了小夜班回来，刚拐进往自己家走的胡同口，就瞧见前面有个年轻姑娘，身穿白色连衣裙慢慢地走着。突然，这位姑娘的身子摇晃了一下，接着软软地倒在地上。吴德力连忙跑了过去。路灯下，只见这位姑娘脸色煞白，双目紧闭。一搭脉，跳得软弱无力。吴德力看看四周，没有一个人可做帮手，只好自己连拖带抱地把这位姑娘弄到家里，放在床上。经过检查，确诊是低血糖性的一时昏迷。经过吴德力的及时救护，不多一会儿，姑娘的脸颊渐渐泛起红色。这时候，吴德力才惊异地发现这位姑娘长得确实太漂亮了，那苗条的身腰，娇嫩的脸蛋，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劲儿。

姑娘睁开了眼睛，先是迷惑不解地打量四周，接

着发现了站在不远的吴德力。她慌乱地想坐起来，可身子一软，又倒在床上。吴德力忙安慰她说：“先休息一会儿，不要紧。”接着，把她怎么昏倒在外面，自己怎样抢救她的事儿解释了一番。姑娘听了，又打量着他胸前的听诊器，嘴角上浮起感谢的笑意，不好意思地自我介绍：“我叫杨丽，是春风商店的营业员，家在永安胡同。”

吴德力打算到杨丽的家去找个人来接她回去，可杨丽坐了起来，笑着说自己已经好了，能走了。说着下了地，一边对吴德力医生说着感谢的话，一边向门外走去。看着即将消失在门外的身影，不知为什么，吴德力突然不放心起来。他想，天这么晚了，万一遇见坏人怎么办？想着想着，他身不由己地追出门外，叫道：“杨丽同志！”刚迈下台阶的杨丽听见喊声停住了，回头用眼睛询问着吴德力。吴德力鼓起勇气说：“天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家吧。”杨丽感激地笑着点点头。

这天晚上，吴德力躺在单人床上失眠了。眼睛一闭，脑子里就浮现出杨丽那俊俏的身影。第二天上班，他也不由自主地思念着杨丽。下小夜班的时候，他刚一拐进胡同口就渴望着看见杨丽。回到家里，风把外屋门吹响了，他也以为是有人进来。他暗暗地埋怨、责怪自己，一个医生，抢救病人是自己应尽的职责，为什么要产生这样的感情呢？同时，他也知道，自己今年都三十七岁了，而杨丽看上去最多二十三、四岁，自己的想法是多么不现实啊！他强迫自

已不再想杨丽，可感情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奇怪，你越压抑它，它来得越强烈。

就在吴德力害这种单相思的时候——星期天上午，他刚刚吃完早饭，门外响起了清脆的敲门声，接着一个甜甜的女音问道：“吴医生在家吗？”吴德力拉开屋门一看，呆住了：杨丽提着一网兜水果站在门外，一双含笑的大眼睛望着吴德力。吴德力心“怦怦”地跳了起来，他手脚无措地忙往屋里让客：“请进，快请进！”

杨丽笑着，一闪身进了屋，把水果放在桌子上，自己也很随便地坐在单人床上。吴德力慌手慌脚地给杨丽倒了一杯水，一边双手递过去，一边傻呼呼地问道：“你，你怎么来了？”话一出口，吴德力心里一个劲儿骂自己：傻瓜、笨蛋，怎么能问出这样没味的话！骂着，脸上的汗就“嗤”地冒了出来。

杨丽好象并不在意，微笑地说：“那天多亏吴医生抢救，若是遇着个流氓就完了，自己回家后越想越后怕，越后怕就越是感激你啊。因此，今天买了点水果，特意登门道谢！”吴医生听着这些诚恳的话，望着姑娘可爱的面孔，真是又惊又喜。他竭力想让杨丽多留一会儿，就东拉西扯的和杨丽闲聊起来。闲聊中，吴医生得知杨丽今年二十五岁，父母早已去世，只有一个妹妹。

杨丽临走时，说自己身体不太好，又向吴德力借走一本医学方面的书籍。

就这样，经过三个多月的频繁接触，终于，有一

天吴德力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大着胆子，脸色煞白地向杨丽吐露了心中的爱情，在极度紧张中，杨丽说些什么，吴德力并没有听清，只看见她红着脸，点点头，知道她接受了自己的爱情，不由得又感激又幸福地流下了热泪。

国庆节那天，吴德力和杨丽举行了婚礼。来宾们纷纷称赞新娘子长得端庄、漂亮、举止大方、得体。吴德力的心里就象打翻了蜜罐，甜得要命。

可也有两件事，在婚礼上引起了小小的波动。一是新娘子这边不但一个娘家客没有，就是同学、好友也没见一个。据新娘杨丽解释：娘家没有什么亲戚，只有一个妹妹，因为坚决不同意姐姐这门亲事，所以没有来。至于同学、好友倒是有两个，她因为怕人家送礼，没通知人家，所以都没有来。对于这点，大家议论了一会也就算了。但在婚礼进行到最热闹的时候，门外突然走进来一位青年小伙子。这小伙子的特殊态度、特殊举动，把来宾们的眼光都“唰”地吸引过去。小伙子年约廿七八岁，高高的个子，长得非常英俊，只是面孔不知为什么有些过份苍白。来祝贺人家婚礼的人一进门都应该满脸笑容地向新郎新娘祝贺，他却绷着脸儿，什么话也不说，径直向新娘走去。正在给来宾们敬酒的杨丽一扭身看见了他，先是一愣，但马上就非常自然、亲切地招呼道：“刘音呵！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吴德力，这是……”没等杨丽的话说完，被叫做刘音的小伙子把一件什么东西往杨丽的手中一塞，没吱声，扭

身快步走出了大门。

屋里的人乱了，客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吴德力沉不住气了，他上去拿过杨丽手中的东西一看，是个紫色缎面的小方盒。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枚猫眼戒指。他抬起双眼，疑惑地瞅着杨丽，那意思是在问杨丽，这是怎么回事？杨丽却不慌不忙地举起酒杯，环视了一下大家，解释说：“刘音是我妹妹杨芳的未婚夫，因为也不同意我和老吴的婚事，所以只是代妹妹把礼品送来就走了，请大家不要见怪，他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有这个怪脾气。来，请喝酒！”说着，带头抿了一口。

大家这才渐渐地安静下来。吴医生的心里虽然还是疑疑惑惑，可也说不出什么来。直到夜深人静两人要上床时，吴医生才忍不住吞吞吐吐地向杨丽询问了一句。没想到杨丽“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嘴里骂着妹妹，又骂刘音，又埋怨吴德力不信任自己。吴德力慌了，又是哄，又是劝，才止住杨丽的哭声。为了逗引杨丽高兴，吴德力打开自己的保险箱，拿出一件银制的鸡心项练戴在杨丽的脖子上，并且把保险箱的钥匙交给杨丽，请她以后替自己保存。没想到杨丽却坚决不收钥匙，说自己是个马虎人，怕弄丢。吴德力的一切疑惑都消除了。是呵！杨丽自从闯入他的生活以来，从没和他提过那二十五万美元的事，好象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事一样。她不是冲这二十五万美元来的，她真是象她自己表白的那样爱吴德力的忠诚、老实，同情吴德力的不幸遭遇。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临近年底的时候，吴德力接到一份电报，说在家乡的老祖父病危，要他迅速回去。吴德力虽然舍不得新婚的妻子，可又不能不去，只好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杨丽，登上了列车。列车快开动时，杨丽提醒丈夫把保险柜钥匙留下，免得掉在外面。吴德力连连说对，忙把钥匙交给了窗下的杨丽。

列车开走了，杨丽顿时象变了一个人，她骑上自行车飞也似地回到家里，拉上窗帘，打开保险柜，翻看着里面大大小小的存折，眼睛里面露出贪婪的光来。可是当她看见存折上面全是吴德力的名字时，那一双弯弯细眉又皱了起来，“哐当”一声把保险箱关上，咬着嘴唇沉思着，怎样把这笔巨款弄到手，又能摆脱吴德力，再向刘音说明自己的苦衷，“我还是爱你的，我嫁吴德力，是想先弄到这二十五万美元，我俩好过上好日子，也是为了你啊！”这样刘音一定会重新爱上自己。到那时，自己又有财富，又有爱情，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啦！这里已经很清楚，杨丽之所以嫁吴德力，也是冲着他那二十五万美元来的，只是手段比有些姑娘更“高明”罢了。那个闯进婚礼酒宴的刘音，是被杨丽抛弃的对象。现在杨丽要尽手段，第一步得逞，又在做着人财两全的第二步美梦。

也叫天从人愿，第四天的傍晚，医院的主任和一位女同志突然来到她家，转弯抹角地告诉她一个意外的消息：外省铁路局打来长途电话，说是火车辗

死一个人，从这个人身上带的工作证上看是吴德力医生。医院准备派两位同志去处理车祸。杨丽听了，呆住了，好半天才哭出声来。医院里的同志走了，杨丽也不哭了，想了一会突然又笑了。这意外的车祸不正帮助自己实现两全其美的心意吗？想到这儿，她匆匆忙忙把自己打扮了一番，把那装有猫眼戒指的紫缎小方盒揣进手提包向刘音家走去。

一路上她脚步兴冲冲的，一边走着，一边脑子里编织着自己未来的小家庭的美景。来到刘音家门口，她鼓起勇气敲开了门。刘音的妈妈迎出来，一见是杨丽，愣了一下，冷淡地问道：“你找谁呀？”竟转身回到屋里。杨丽并不见怪老太太，她一边亲热地叫道：“伯母，刘音呢？”一边自己走进了屋。“刘音不在家”，老太太说。“上哪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

杨丽的脸红了，想扭身出门，可想了想，一咬嘴唇忍住了。她从手提包里拿出笔记本，飞快地写了几个字，撕下来，又掏出那个紫色缎子的小方盒一起放在桌子上，对老太太说：“伯母，求求你，一定把这些交给刘音！”说完扭身出了门。

第二天傍晚，杨丽身穿了一件墨绿色高领羊毛衫，下身穿一件雪青色毛料西装裤，脚蹬一双棕色拉带牛皮鞋，一头漆黑的头发高高地盘在脑后，把自己打扮得又素净又漂亮，在家等待刘音的到来。她相信刘音见了她的便条和那枚戒指一定会来的。时钟敲过了七点，过了约会时间了，不见刘音到来。杨丽



有点沉不住气了，坐在沙发上，心神不定地翻着画报。过了半点钟，又过了半点钟，杨丽绝望地把画报一摔，站了起来，正想拉门出去望望，突然响起“笃笃”敲门声。她惊喜地一把拉开门，刚想说：“你可来了！”却发现门外站着的是自己的妹妹杨芳。

自从姐姐结婚，杨芳一次也没登姐姐的门，因为只有她最了解姐姐的心思。她坚决反对姐姐那种贪图钱财的卑鄙行为，但她劝阻不住，只好和姐姐决裂了。她很同情刘音，主动向刘音表达了自己的爱情。刘音见杨芳虽然没有杨丽那样娇媚，但却文静可爱，尤其是那一颗心，更是纯洁可敬，就接受了杨芳的爱情。现在，杨芳是代表刘音来给杨丽送信的。杨丽接过信拆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句话：“爱情，不是送来送去的装饰品！”“不！不！”杨丽绝望地叫着。杨芳并不搭理她，把装有戒指的小方盒往桌上一放，走了两步又站住了，犹豫了一下说：“顺便告诉你，下个星期日我和刘音结婚！”

杨丽一震，忙跑上两步，把杨芳硬拉回屋里，按在沙发上，自己却“啪”地跪下了：“芳芳，你知道我是爱着刘音的！我根本就不爱吴德力。现在他死了，我是他全部财产的继承人，只要你把刘音还给我，我，我给你五万美元！”“你——”杨芳的脸红了，气得说不说话来，站起身来就走。“给你全部家产的一半！”杨丽以为妹妹嫌少，忙站起跑过去扯住妹妹的胳膊。杨芳实在忍无可忍，一扬手，给了姐姐一个清脆耳光，骂道：“卑鄙！”急步向屋外走去。杨丽本能地追了

过去。姐妹俩刚走到门口，门突然被推开了。姐妹俩同时惊恐地大叫一声“啊——”你道来人是谁？不是别人，却是吴德力医生。只见他脸色铁灰，双眉微皱，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视着杨丽，嘴唇颤抖着，一步步向杨丽走来。杨丽一步步后退着，哆哆嗦嗦地问道：“你，是人是鬼？”“我是人！你——才是鬼！”吴德力一眼瞥见杨丽脖子上正戴着他在新婚之夜送给她的串鸡心项练，上去一把拽断了它。杨丽惨叫了一声，昏倒在地上……

吴德力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了呢？原来他根本就没死，只是在火车上，有个小偷乘着车上人挤，扒去他的钱包。小偷作完案，急着脱身，火车还没停稳就往下跳，结果被卷进车轮底下辗死了。在检查尸体时，从钱包里发现了写着江城医院吴德力的工作证，这才误认为死者是吴德力。吴德力根本不知道这回事，现在他回到家，没想到刚要进门，正听到杨丽对杨芳那一番出自内心的表露。吴德力真是又惊又愤，猛地推开了门。

故事的结尾我不用多说，相信大家也一定能猜到了。

讲述者：高瞻

讲述时间：1980年8月

中百公司手帕柜台

魏钧 搜集整理

“苍蝇不可无缝的蛋”。中百公司手帕柜台有个女营业员，长得很漂亮。看上她的人很多，可她却看不上眼。不是这些小伙子勿好，而是她的要价太高。

今天，来了个小伙子，穿了一套笔挺的衣裳，抖着大腿，来到手帕柜台面前，对姑娘说：“给我拿块最好的手帕。”小伙子摸出一张十块头的钞票“笃”了过去。等到高价姑娘拿了找头递给他时，小伙子已经不知去向。姑娘心里着实动了一下，这个人派头那么大，家里条件一定不用说了！

第二天，小伙子又来买手帕了，姑娘对他相起面来：身上穿得漂亮，头上油光光，脚上澄澄亮，真是有噱头，不蹩脚。姑娘笑着迎上去：“同志，你上次买手帕的找头还没有拿去。”小伙子“啊”一声，摇摇手：“算了，算了。今天再拿十块给我。”“十块？”这么高级的手帕一买就是十块？姑娘心里暗暗吃惊。当姑娘递过手帕，小伙子抽出一块朝脚上一“笃”，竟用新手帕在皮鞋尖擦起来。擦罢，朝旁边一“笃”走了。姑娘伸了伸舌头，心想十有八九是个“万字头”，她真想跟他聊聊，可惜小伙子已经跑了。